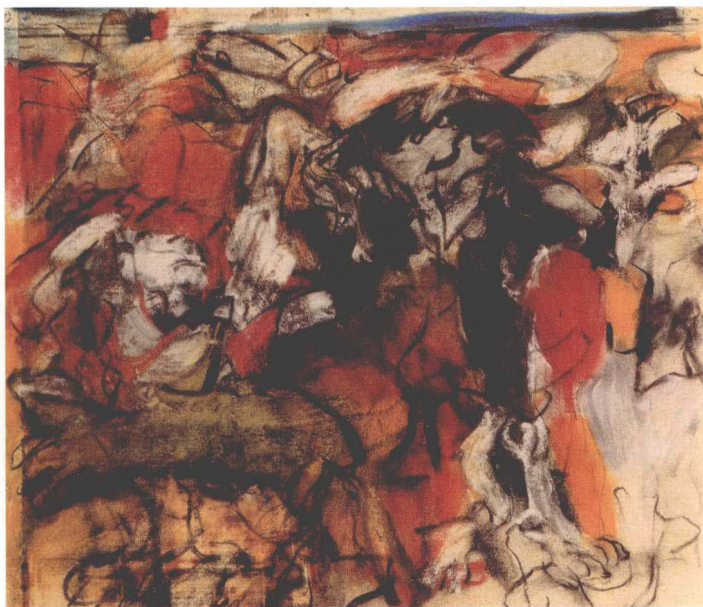


精典文库 045 KLASSICS



荒野指南

Wilderness Tips

Margaret Atwood

荒野指南

Wilderness Tips

Margaret Atwood

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 邹弋葳 王子夔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野指南 / (加) 阿特伍德著 ; 邹受葳, 王子夔译

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 3

(精典文库 / 周宪主编)

书名原文: Wilderness Tips

ISBN 978-7-305-09386-9

I. ①荒… II. ①阿… ②邹… ③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9647 号

Margaret Atwood

Wilderness Tips

Copyright © 1981 by O. W. Toad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8-210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版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

书 名 荒野指南

著 者 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
译 者 邹受葳 王子夔

责任编辑 芮逸敏

照 排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174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9386-9

定 价 2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 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荒野指南

Wilderness Tips

目 录

真实蠢故事	[1]
毛团	[40]
黑暗中的伊西斯	[62]
泥潭人	[95]
死于风景之畔	[120]
叔叔们	[148]
铅时代	[179]
体重	[199]
荒野指南	[219]
平庸的星期三	[251]

真实蠢故事

服务生姑娘们就像一群皮肤光滑的海豹，沐浴在阳光下。她们粉棕色的身体油亮亮的。现在正是下午，所以她们都穿着泳衣。在清晨和黄昏，有时候她们甚至什么都不穿。那时，像现在这样蜷在蚊虫横行的灌木丛里，偷窥对面她们那片小小的私人港湾，即使被叮得全身发痒，也值的很。

唐尼拿着一架望远镜，这望远镜并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蒙提的。蒙提的爸爸让他用来观鸟，但蒙提对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副望远镜他有更好的用处——出租给别的男孩子。每次最多看五分钟，一次付五分钱，或者一根点心店的巧克力棒。当然，蒙提还是更喜欢直接付钱的，因为他不吃巧克力棒。他把那些巧克力棒价格翻倍卖了——这可是黑市交易。但因为岛上的总供给是有限的，所以他这生意做得起来。

唐尼已经把值得看的都看了个遍，但他还是占着望远镜不想放手，才不管后边排队等着的孩子们怎么窃窃私语、指指点

点——他要让他的钱一分都不白花。

“你们看看那儿呀，”他说，希望自己的语调显得很诱人，“流口水，真是让人流口水啊。”他感到有根木棍戳到了他的胃上，正好抵着一个蚊子包，想要推开它就必须把一只手从望远镜上拿开，这他可不干。他知道什么是侧面袭击。

“喂，还有租户等着呢。”里奇边说边拽着唐尼的胳膊肘。

“滚开，”唐尼说。他移动着望远镜，掠过光滑裸露的臀部，红色波尔卡圆点的胸衣，停在一头瀑布般的淡金色长发上——这是罗奈特，放荡的罗奈特，禁忌的罗奈特。冬天圣裘得教会学院的牧师们布道说“和镇上女孩乱来很危险”的时候，他们脑中所勾勒的就是罗奈特这样的女孩子——这些在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前排着队，嚼着口香糖穿着男朋友皮衣的女孩子。她们停不下来的双唇闪闪发亮，好像深红的覆盆子汁。如果你对她们吹口哨，或者只是看着她们，她们就会毫不含糊地回瞪你。

罗奈特就是这样的女孩子。但她不会像别的女孩一样瞪人——她总是微笑。每天唐尼和朋友们坐在餐桌边的时候，都相互打赌看谁能把她搞到手。当她弯腰收拾盘子的时候，他们竭力想要从她诱人的 V 领制服里看进去。他们试了各种角度，呼吸她身上的味道。她闻起来既像发胶，又像指甲油，人工，不自然，而且过分甜腻。“廉价。”唐尼的妈妈肯定会这样评价——这个词对唐尼充满了诱惑，因为他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并不廉价，但都非常无趣。

罗奈特在码头上换了个姿势。现在她趴着，肚子贴着地面，双手托颊，乳房因为重力而低垂着。她有一条真正的乳沟，不像一些别的女服务生。他能看见她的锁骨，还有几根肋骨，就在泳衣上端。除了丰满的乳房外，她苗条纤瘦，双臂细直，脸颊消瘦，引人注目。但她缺了颗侧牙，一笑就能看见，这点让唐尼很烦恼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对她产生欲望，但他的感觉并不是这样。

姑娘们知道有人在看她们——灌木树丛抖得厉害着呢。不过那些男孩都只有十二三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四岁，都是些小豆丁，她们才不在乎。如果是些营区教官躲在那里，姑娘们会笑得更多，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，还会弯下腰卖弄风情——至少有一些姑娘会这么做。现在既然只有些小男孩，姑娘们就当什么人都没有，继续享受她们的下午。她们互相抹橄榄油，为了把自己晒得匀称好看，还不时慵懒地翻个身。这撩人的动作让终于拿到望远镜的里奇禁不住呻吟起来，所有在一旁等着的男孩们都跟着骚动不安。他们推推搡搡，嘀咕着骂道：“混蛋！”“蠢货！”“馋死人了。”里奇边说边咧着嘴笑。

姑娘们在轮流高声念书，她们的声音在水面上飘荡，偶尔被打喷嚏声和大笑声打断。唐尼想知道她们在读什么，竟然读得这么全神贯注，有滋有味。但他可不能承认自己有这种想法，男人就该只对她们的身体感兴趣，谁在乎她们在读什么？

“时间到了，狗屎东西。”他在里奇耳边低声说。

“你才狗屎东西！”里奇反驳。灌木丛一阵狂抖。

服务生姑娘们在读的其实是《真实罗曼史》，一本杂志。翠茜娅藏了一堆，就放在她的床垫下面。当然桑迪和帕特每人也贡献了不少别的杂志。每本这类的杂志，封面上都有一个女人，要么拉着衣服露出一个肩膀，要么叼着一支雪茄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类似形象来象征她的生活混乱不堪。通常，这些女人都挂着泪珠。杂志封面的颜色都很奇怪：俗丽，脏兮兮的，好像“朝五晚十”店里那些随意用手上色的照片。下流的颜色。这些女人身上全然没有那些令人愉快的特质，她们也不会摆出电影杂志上那种干净的露齿微笑——这都是些不成功的故事。“真实蠢故事”——希拉里这样称呼它们，而乔安则叫它们“惨兮兮的戏”。

现在是乔安在念书。她用一种严肃的、戏剧化的夸张声音，好像是电台里的播音员。其实她只不过在学校里演过一点戏——《我们的小镇》^①这样的戏。她像个老师似的把太阳镜推到鼻子末端，更恐怖的是她还装出一种假模假样的英国口音。

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玛琳的女孩，她跟着离了婚的妈妈住在一家鞋店的上面，房间又窄又小又脏又破。每天放学和每个星期六，她都在楼下的鞋店打工。有两个店员在追她，一个很可靠但是很无聊，打算跟她结婚；另一个叫德克，骑摩托车，总带着种放肆大胆又心照不宣的笑容，让玛琳的膝盖都融化了。玛琳的妈

^① 《我们的小镇》(*Our Town*)是美国剧作家桑顿·怀尔德(Thornton Wilder)的作品，是北美学校常演的剧目。——译注

妈总是没日没夜地扑在她的缝纫机上，做的衣服把玛琳的衣柜都塞满了。她靠着给讥笑她的有钱太太做衣服勉强过活，所以衣柜出现的还算正常。她不断唠叨要玛琳挑对男人，千万不要像她自己一样犯了大错。其实玛琳很想去念贸易学校，学医院管理，但她们没有钱，所以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。她正在念高中最后一年，但成绩一直在下滑，因为她没了动力，而且不知道在两个追求者中到底应该选哪一个。而现在，妈妈又要开始插手管她成绩低迷的问题了。

“唉，天哪！”希拉里说。她正在用金属锉刀修指甲，没用钢砂板，她不是钢砂板的拥护者。“应该给她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。”

“也许她该把她妈妈杀了，拿上保险金离开那鬼地方。”桑迪说。

“你听到故事里有哪儿提到保险金了吗？”乔安从镜框顶上瞟出来。

“那你可以把这个加进去。”帕特说。

“也许她应该两个男人都试试，看看谁更好。”莉兹厚脸皮地说。

“我们知道哪个最好，”翠茜娅说，“听听，名字叫‘德克’！你怎么能错过这样一个人呢？”

“他们两个人都古里古怪，让人讨厌。”斯蒂芬妮说。

“如果她这样做，她就是个堕落的女人，超级堕落！”乔安说，

“她一定会后悔的，超级后悔！”

其他女孩都开始起哄。后悔！故事里的姑娘们总是这么傻，这么软弱，一下子就无助地爱上了错误的男人。她们缴械投降，结果被抛弃，然后只能哭泣。

“等等，静一静，”乔安说，“现在到了关键的晚上了。”她又开始读，呼吸急促：“妈妈出去给客人送鸡尾酒会礼服了，我一个人待在这破破烂烂的房间里。”

“哦哦，脸红心跳的来了！”莉兹说。

“不，还没到呢。我一个人待在这破破烂烂的房间里。今晚又闷又热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去学习，但就是静不下心来。一种冲动把我攥住了——我打算试试我的毕业礼服，妈妈为了做它已经熬了好几个晚上了。”

“这倒对了，尽情地自责吧，”希拉里满意地说，“要是我早就把那妈妈砍了。”

“这就像一个梦，是粉红色的……”

“粉红色的什么？”翠茜娅问。

“粉红色的，句号！快闭嘴吧。站在妈妈卧室的全身镜前，我看着镜中的自己。这条裙子太适合我了。成熟、匀称，又能把我的身材勾勒得苗条完美。穿着它我看起来都不一样了，既成熟又美丽，就像个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富家小姐，像个公主。我对自己微笑着——这真是个大变身。”

“我解开了衣服后面的搭扣，打算把它脱下来挂回到架子上

去。正在这时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。我这才想起刚才妈妈离开之后，我忘记锁门了。但已经太迟了。我慌慌张张地拉着裙子奔向门口——来的可能是小偷，或者更糟！不过，都不是，来的其实是德克。”

“混蛋德克！”爱丽克斯在她的毛巾下面嘟哝着。

“你就接着睡吧。”莉兹说。

乔安放低了声音，拖长了调子：“‘我觉得我应该上来陪陪你，’他顽皮地说道，‘我看到你妈妈出去了。’他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！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身子也颤抖起来。我可以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涌动的声音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每种本能都在警告我远离他——除了我的身体，我的心。”

“还能有哪种本能？”桑迪说，“理智可不是本能。”

“你想来念吗？”乔安说，“不然就闭嘴。我把蓬松的粉红蕾丝紧紧抱在胸前，就像是守着一道屏障。‘嘿，你穿这个真美。’德克说。他的声音粗糙又温柔。‘但是你不穿它会更美。’我被他吓到了。他的眼睛在燃烧，那么坚定，看起来就像一只悄悄潜近猎物的野兽。”

“真性感。”希拉里说。

“哪种野兽？”桑迪问。

“黄鼠狼。”斯蒂芬妮说。

“臭鼬。”翠茜娅说。

“嘘！”莉兹嚷嚷。

“我往后退了几步想躲开他。”乔安继续念道：“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现在我的背紧贴着墙壁，而他的胳膊把我紧紧地压住了。我感觉到自己的裙子渐渐滑了下去……”

“缝了那么半天的裙子就这么完了。”帕特说。

“……他的手抚摸着我的乳房，坚毅的嘴唇寻找着我的双唇。我知道他对我来说不合适，但我再也无法抵挡了。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喊叫着，迫切地需要着他。”

“她的身体怎么喊的？”

“它说：嘿，你，我在这儿呢。”

“嘘……”

“我觉得自己被托了起来。他抱着我走向沙发。然后我感觉到他强壮结实的身體向我压过来。我无力地挣扎着，想把他的手推开，但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。然后——省略号——我们融为了一体，加粗的‘一体’，感叹号！”

姑娘们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大笑起来。她们笑得如此肆意，真让人不敢相信。融为一体。只是那样？一定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。

“那条裙子完全毁了，”乔安又换回她本来的声音说，“现在那个妈妈回来了。”

“别是今天，不能让她回来！”希拉里迅速地说，“我们只剩下十分钟了。我还打算游个泳，把身上的这些油冲掉呢。”她站了起来，把蜜金色的头发夹到脑后，伸展了一下那运动员一般棕黑健

美的身体，完美地纵身一跃，像只天鹅一般消失在港湾尽头。

“谁带肥皂了？”斯蒂芬妮问道。

罗奈特在听故事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。其他姑娘大笑的时候她也只是微微弯了弯嘴唇。现在她微笑着。那是一种飘忽的微笑，有点迷惑，又带点歉意。

“是的，但是，”她对乔安说，“这到底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服务生姑娘们站在餐厅旁边的服务站里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头低着。她们穿着品蓝色的制服，裙边一直垂到了白色丝袜的上面，有的姑娘脚蹬白色鹿皮靴，有的穿着黑白相间的凉鞋，或者白色帆布鞋。每个人制服的外面都罩着苍白的围裙。阿德那奎营地的乡村小木屋里没有电灯，厕所也在户外，男孩子们自己洗衣服，甚至不是在水槽里，而是直接在湖里洗。当然，这里还是有服务生姑娘们的，穿着制服、系着围裙的服务生姑娘们。简陋的生活能锻炼男孩的性格，但也不能太简陋了。

B先生正在念祈祷词。这个营地是属于他的。在冬天，他也是圣裘德教会学院的一位院长。他有一张坚毅而英俊的脸，海湾街^①律师一般的讲究的灰头发，还有一双鹰一般犀利的眼睛——他能一切尽收眼底，但只在必要时出击。今天他穿着一件V领的白色网球毛衣。他本可以喝一杯奎宁杜松子酒，但他没有。

^① 海湾街(Bay Street)是位于多伦多闹市区的一条著名商业街，类似于美国的华尔街。——译注

在他身后，头顶正上方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张饱经风霜的厚木板，上面用黑色的哥特字体刷着一行俗语：“枝曲则树斜”。厚木板的两头都用一片漂白的浮木装饰着，下面是两支交叉的木桨，还有一只巨大的梭子鱼头侧面像。鱼嘴张着，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，玻璃眼珠里凝固着一种残忍又癫狂的凶光。

B先生的左边就是后窗，窗外是湛蓝的佐治亚湾，蓝得仿佛失忆一般，无边无际地延伸下去。海平面上起伏着几座粉色的花岗岩小岛，既像是鲸鱼的脊背，又像是浑圆的膝盖，或者是无数浮在水面上的女人的小腿和大腿，被冰川、抚岸的微波和无休止的天气摩擦着，围绕着，分裂成一小块又一小块。几棵短叶松坚守在大一些的岛上，它们纠缠的根茎深深地插在岩石的缝隙之中。服务生姑娘们正是坐着渡轮，穿过这些群岛，从海岸的二十公里之外而来。运送姑娘们的笨重桃木大船还负责运送信件、杂货——所有上岛的东西。带来，也带走。但是服务生姑娘们直到夏天结束之前都不会回大陆：休息日只有一天，来不及往返，而她们也从来不被允许在外过夜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，她们就待在这里。除了B太太和营养学家菲斯克小姐之外，她们是岛上仅有的女人。不过B太太和菲斯克小姐都太老了，不能算女人。

一共有九个服务生姑娘。总是九个。会变的只有她们的脸和名字，唐尼想着。他自从八岁起就年年来这个营地。八岁的时候他从来没注意过这些服务生，除了他想家的时候。那时，他会找各种理由，在她们洗盘子的时候经过厨房的窗边。她们就在那

里，安全地围着围裙，安全地待在玻璃窗后面——九位母亲。可现在他不再把她们当成母亲了。

今晚是罗奈特负责他的桌子。唐尼透过半耷拉着的眼皮瞄着她纤细的侧脸。他能看见一只耳环，一个小小的金色圆环，直接穿过她的耳垂。唐尼的妈妈说过，只有意大利人和廉价的姑娘才会穿耳洞。在你的耳朵上打个洞是很疼的。这么做需要勇气。他想知道，罗奈特的房间是什么样的，还有哪些廉价又迷人的东西藏在里面。像希拉里那样的姑娘是不用猜的，因为他已经知道她们的房间是什么样的了：整洁的床罩，鞋楦上挂成几排的鞋子，发梳、刷子、指甲钳套装整齐地排在梳妆台上，就像手术台上的用具。

罗奈特低着头，她身后的墙上钉着一张巨大的响尾蛇皮。在这儿你可得小心这些家伙，这些响尾蛇。还得小心毒藤，小心雷暴，小心溺水。去年有一整艘独木舟的孩子都溺水淹死了，不过他们是另一个营地的。有人提过说应该让每个人都穿上娘里娘腔的救生衣，母亲们都希望这样。唐尼很想也弄一张响尾蛇皮，把它钉在自己的床头。但就算他自己能抓住一条响尾蛇，赤手空拳把它勒死，把它的头咬下来，妈妈也不会允许他把蛇皮留下的。

B先生把祷告词卷了起来，坐下了。营地的成员们又开始了他们每天三次的固定仪式——互抢面包，狼吞虎咽，轻声咒骂，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。罗奈特端着盘子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盘子上摆着通心粉和奶酪。“吃的来了，孩子们。”她微笑着说，笑容温和又

不对称。

“非常感谢，女士。”营区教官达斯装出一副迷人的样子说。达斯是有名的追女孩高手。唐尼知道他盯上了罗奈特。这让他觉得很难过。难过，而且觉得自己太年轻了。他真想能离开自己的身体待一会儿，他希望能成为自己以外的什么人。

服务生姑娘们正在洗盘子。两个人刷，一个人洗，另一个人人在滚烫的过碗池里漂清，还有三个人负责把盘子擦干，剩下的两个人就扫地擦桌子。不久之后擦盘子的人数就会因为休假而改变了——她们会选择两个人一起休假，这样就可以双双去和营区教官们约会——不过今年她们还都在这儿。现在旅游季才刚开始，事情还都不稳定，领地也还都没有划好。

工作的时候她们会唱歌。她们怀念冬天时畅游的音乐海洋。帕特和莉兹都带了小收音机，但在这儿收不到什么电台——这儿离岸太远了。在营区教官的娱乐厅里有台电唱机，但唱片都已经过时了。只有帕蒂·佩姬^①，歌唱狂潮。《橱窗里的小狗》啦，《田纳西华尔兹》啦。现在谁还会华尔兹？

“‘起床了，小苏茜，’”桑迪颤巍巍地哼着。埃弗利兄弟乐队^②

① 帕蒂·佩姬(Patti Page)是50年代美国唱片销售量最大的女歌手，在这期间共有上榜歌曲39首，被称为创造了“歌唱狂潮”。其最成功的歌曲包括了《田纳西华尔兹》、《橱窗里的小狗》等。——译注

② 埃弗利兄弟乐队(The Everly Brothers)来自美国，是史上最早的二人合唱摇滚乐队，其融合乡村、摇滚、节奏与蓝调的风格加上两人和谐的和声令他们的歌曲盛行于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。——译注